

東坡集

二十三

夢三冊

三冊

襟文

東坡集卷第二十三

雜文二十二首

明正一首

送于叔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去於己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雜說一首 送張曉



曷嘗觀於富人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
夜以望之鋤耨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
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
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
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
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
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
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
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
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
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
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
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
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
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日喻一首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旣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

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没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

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一首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

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噉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噉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

省觀焉

怪石供一首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覆爲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爲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

真以爲巧也雖然自禹已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旣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爲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爲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

注石爲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一首

蘇子旣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子旣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怒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書劉庭式事一首

予昔爲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爲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爲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旣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

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予深感其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絕而叔

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爲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弈弈有紫光步上下峻峽往復六十里如飛絕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昔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爲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狄武襄事一首

狄武襄公青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鬪於水濱至溺殺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屍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爲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書孟德傳後一首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旣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己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俟

其醒竅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一首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邪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一首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
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日出樂之忘歸徙黔首
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
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
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
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
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
猶爲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勛
適以事至密勛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
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
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
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一首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
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
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
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
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
之物弦匏三百五篇犁然如夏釜竈撞甕盎未
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

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
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
於冥冥續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
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
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爲苟然而已元豐元年
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游湯泉詩後一首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
君之賦所謂匡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
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

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獮之所
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磬獨爲勝絕然
坐明皇之累爲楊李祿山所汙使口舌之士援
筆唾罵以爲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
獨爲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爲當
塗者所恩而後得爲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
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
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
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爲抱器適
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一首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子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旣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矣

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鑄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錄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一首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皴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

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

臨臯亭西齋戲書

書樂毅論後一首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栢文之舉也而以爲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曾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一首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没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

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
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
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
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
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
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
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
與摹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
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
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東坡集卷第三十三
十五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一首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
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
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
而識其人此豈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
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
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
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
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
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

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唐氏六家書後一首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竒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竒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絕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褊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

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
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
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
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
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
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
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
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睚眦側媚
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
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
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
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爲我略評之而書其
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余何哉此又
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篆髓後一首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
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
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
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
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

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寫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吳道子畫後

智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

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
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
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
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
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
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朱象先畫後一首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
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
始以文學進身正史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爲君

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
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
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
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
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
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
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
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
使之遇其解衣槃薄雖余亦得攬攘其旁也元
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